

陈永林
选编

贰零壹陆

2016年 中国小小说精选



陈永林
选编



2016年 中国小小说精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6年中国小小说精选 / 陈永林选编.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1
(2016年选系列丛书)
ISBN 978-7-5354-9313-2

I. ①2… II. ①陈…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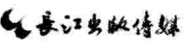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8709号

责任编辑: 施柳柳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泓润书装

责任印制: 邱 莉 刘 星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荆州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1.75 插页: 2页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09千字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001	双琴祭	/梁晓声
003	壶 碎	/李敬泽
006	孤舟渡	/张爱国
008	规 定	/孙春平
011	传递信任的钥匙	/凤 凰
014	迷 云	/练建安
017	特殊司机	/胡 玲
020	二 柄	/马 桦
022	一块红布	/刘学兵
025	我们结婚吧	/陈 毓
028	茅屋为秋风所破	/侯春燕
030	烤饼里的深情	/王举芳
033	承 诺	/陈小庆
035	城	/李景泽
037	裸根时代	/陈苑辉
040	鸡 事	/宋 超
043	春天的故事	/崔 立
046	儿 女	/戴 希
049	小瓦匠	/孟宪歧

052	分手预言	/李伶俐
054	傻根	/安 谅
056	马二花的另类生活	/刘建超
059	发小刘枣	/羊 白
062	月色溶溶	/李德霞
064	雅玲相亲	/杨 伟
067	逆 转	/石上流
070	踩星星的孩子	/飘 尘
073	遛狗的女人们	/谢大立
076	洗澡去	/赵长春
079	今日小雪	/刘爱玲
082	喊你回家去浇麦	/徐国平
085	传 承	/刘 浪
088	父亲的刀	/韦如辉
091	财富是一种耻辱	/凤 凰
093	人类群星闪耀时	/何君华
095	细水长流	/蓝雪冰儿
097	纽约的约定	/李代金
100	脚手架上的爱情	/王伟锋
102	麦 收	/刘 平
104	鸽 子	/邱 天
107	最后一次拥抱	/徐树建
109	老洼和他的狗	/肖建国
114	左 手	/田世荣
116	上帝的金币	/罗世容
119	前 妻	/欧正中
121	寻 车	/安 谅
124	胡一刀	/刘剑飞

127	枫叶红了	/陈振林
130	蓝蓝的天空下起雨	/韦 名
132	消失的舌头	/徐永辉
135	理发师	/陈 毓
138	无花果	/游 睿
141	下辈子我要做男人	/申 弓
144	一双不听使唤的手	/赵悠燕
146	虚城的高帽	/尚庆海
149	岛城的诱惑	/张红梅
152	桃源后记	/仲维柯
154	春深似海	/龙会吟
157	警 服	/李伶俐
159	叫你一声爹	/青霉素
162	讨工钿	/沈 明
165	宋氏裁缝铺	/王振东
168	玉碗金莲	/厉周吉
170	你认识汉斯吗	/刘怀远
173	小母豹复仇记	/张爱国
175	迷 路	/韦如辉
178	罪恶的钥匙	/雷三行
181	失眠症	/雁 戈
184	王小妮的夜晚	/许 锋
187	蓝色妖姬	/阿 土
189	吃过了吧	/童树梅
191	一片树叶	/王元琼
193	感谢网民	/李伟明
195	意外的奖学金	/赵 欣
198	父亲的梦	/赵明宇

- 200 熊 爷 /魏东侠
- 203 惊 梦 /行吟水手
- 206 冬 日 /张 丽
- 209 我的米顺 /王文钢
- 212 搓背金 /尚纯江
- 214 回 归 /晓 晓
- 216 寒冰剑 /石上流
- 219 刘月的美 /崔 立
- 222 兰草就要开花了 /陈 敏
- 224 我在十八岁的季节里等你 /树 哥
- 227 不是神话 /王 溱
- 230 城市里的月光 /陈卫东
- 232 小鸟是树上冬天的果实 /左 岸
- 235 刺客行 /陈国凡
- 238 至高待遇 /柴 佳
- 240 红纸球 /夏妙录
- 242 我请你洗头 /朱红娜
- 244 圣托里尼岛的风光 /谢大立
- 247 继 母 /付桂秋
- 250 金 桐 /彭素虹
- 252 一条优秀的狗 /衣 水
- 255 唤醒春天 /焦 辉
- 257 我在漩涡等你 /刘万里
- 260 关 系 /楸 立
- 263 鲜锅兔 /王孝谦
- 266 手机丢了以后 /袁省梅
- 269 暗 痕 /桔 子
- 272 丝花翡花 /非花非雾

274	风微凉	/张玉玲
276	水本无味	/韦 名
279	天水栈	/高 军
281	1974 年的马尾辫	/段锡民
284	送你一匹马	/何君华
287	痙 挛	/平瀚涵
290	赌 锁	/程奋只
293	老闫恨我一辈子	/侯建臣
295	月 色	/黄大刚
298	翘 望	/薛培政
301	两包香烟	/付卫星
303	寻酒记	/肖曙光
306	盲人摄影家	/飞 鸟
308	下 套	/余显斌
310	特殊警务	/戴 希
312	田螺奶奶	/王生文
314	一茶杯温暖	/许心龙
317	复 杂	/王培静
319	高档餐厅	/郑付林
322	脱俗爱情	/顾文显
325	红 草	/赵明宇
327	野百合也有春天	/田玉莲
330	陌上花开	/胡 玲
333	执子之手	/李 建
335	加 锁	/乔 迁
338	信 任	/吴 剑



双琴祭

梁晓声

那两棵树，是生长极慢的树，其材最适合做琴。那位老制琴师呢，他的经验是，一棵那样的树，只能锯取一段，做成一把音质优良的小提琴。所以他打算用那两棵橡树同时做两把小提琴，使它们在音质上不分轩轻。

琴取于材，材取于树。老制琴师当年亲手栽下的两株小树苗，在十余载里，不但增加着年轮，也像少年和少女渐渐长成健壮的青年和标致的女郎一样，深深地相爱了。它们彼此欣赏，彼此赞美，永不厌倦地诉说着缠绵的情话。

但是，琴还没做，老制琴师却病倒了。他临终前对儿子说：“我一直想要制成两把音质同样优良的小提琴。我想做的事是做不到了，你一定要替我做到……”

后来，他的儿子伐倒那两棵树，锯取了它们各自最好的一段，制成了两把音质同样一流的小提琴。他把琴送到了琴店，郑重地交代：“如果有谁在这两把琴中反复比较、挑选，那么无论他最终选择了哪一把，都不卖给他。如果有人说是同样好的琴，那么可以将两把琴都送给他。如果是两个人，那么一人一把。”

有一天，琴店来了两位父亲，带着两名少年。两位父亲是好友，他们是陪儿子来选琴的。两名少年不约而同地看上了那两把小提琴，于是店主取出琴让他们试一试。

他们各拉一曲后，都说以他们的耳听来，两把琴的音质同样优良。为了使大人们相信他们所选的不后悔，他们还毫不犹豫地交换了琴。于是他们幸运地接受了赠予。

后来，他们果然都成了“家”，声名鹊起。无论何时何地，他们一直合奏着。

世人欣赏并赞美他们的合奏，但世人的心理是古怪的。不久，就有了他

们之间孰高孰低的种种说法。而寂寞的传媒则一口咬住那纷纭众说，推波助澜。

最后，他们不能再合奏下去了，只能迫不得已地分开，各自独奏。但他们都是那么眷恋合奏，因为他们觉得只有合奏才能发挥出他们的演奏天赋。

比他们更眷恋合奏的是那两把小提琴。只有合奏的时候，它们才有机会相见。

但自从分开后，它们再没“见到”过对方。它们被思念折磨着，它们的琴音里开始注入缕缕忧伤，正如苦苦相思着的情人的信上有泪痕一样。

然而两位由合奏变为独奏的演奏家，心里竟渐渐地相互生出嫉恨来。他们不知不觉就坠入了别人的“阴谋”。他们曾经的珠联璧合引起了别人的嫉恨。别人想要离间他们，想要看他们成为仇敌。

终于，他们中的一个心理崩溃了。他摔毁了他心爱的小提琴，跃下阳台，一命呜呼。

那时，另一个正在舞台上演出。他提琴的几根弦，随弓皆断。弦断之际，小提琴发出类似哀号的最后一声颤音……

悲剧的发生使人心趋于冷静，对死者的同情超过了人心对其他一切的表现。有同情就有憎恨，另一个还没来得及从惊愕中悟到什么，已然懵懂地成了罪魁祸首。最后，他疯了。

他那一把琴被安了弦，又摆在琴店里了。然而，无人问津，因为它已被视为不祥之物。只要琴弓一搭在弦上，便会发出号哭一般的声音。

是的，那真是一把小提琴在号哭——在为它不幸的爱人而号哭。



壶 碎

李敬泽

这个故事忘了是谁告诉我的。酒桌闲扯，很多话原本无主。

话说，一位老先生，其名甚响，不过这故事与他名姓无关，姑且称之为某先生。某日，某先生访友，该先生平生不爱钱不好色，唯独爱书，访友为的也是访书。主人多的正是书，房间里四面都是书柜，某先生一柜一柜看过去，忽蹬梯忽俯地，直把人家作自家，差不多忘了还有主人在。

忽然，哗唧唧一声脆响，正所谓银瓶乍裂水浆迸，某先生差点从梯子上掉下来，定睛看时，碎了一地的是一把紫砂壶。想是方才因抽书忘情，将书柜里摆着的一把壶拂落下去。

这时，该先生才想起主人，抬起眼，只见主人微笑：“先生欠了我一把壶，日后要拿一瓶好酒来还。”

宾主相视一笑。主人顾自取了笤帚簸箕扫去碎片，先生顾自看书。

那一日，宾主尽欢。临去时，漫天大雪。

如此而已。

此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书房主人年近四十，在大学里教授已是正的，笑傲江湖、踏花蹄香，抬望眼便是千里万里的锦绣，一把壶岂足挂怀。

转眼又是数年，某日，教授闲翻杂志，见一篇文章谈的是制壶名家顾景舟，也是一时无聊，信马由缰往下看，看着看着，教授坐不住了。

忽想起，那把壶，原是有题款的，正是顾景舟制。

站起来，几步冲到书柜前。书柜在，书也在，壶自是不在了。教授想了想，拿起电话，拨通了。劈头就问：那壶是怎么回事？

这是越洋电话，打给他父亲。教授的父亲也是教授，老教授正随着老太太在美国的大儿子家住着。多少年后，老爷子归天，众弟子发一声喊，一拥而上，把老爷子抬成了文化泰斗，回忆文章连篇累牍，老爷子被描得白衣胜雪，活活就是最后一位民国大师。其实，老爷子的大学只在民国上了一年，

剩下的全在新中国。退休前一屋子书留给了小儿子，住到美国去，主要爱好就是推个小车在社区里转悠，把邻居扔出来的沙发电视什么的搬回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先是藏于车库，渐渐竟一屋子都是。大儿子力陈中美文化之差异，苦求老爹入乡随俗，由着美国人败家去，老爷子只作没听见。

话说那日，小儿子半年多不来电话，夜半三更冷不丁“电”一下，不问苍生问鬼神不问爹娘问茶壶。老爷子半天没醒过神来，胡天胡地想不起这一壶到底是哪一壶，最后把“紫砂”“宜兴”“顾景舟”凑到一起，老爷子才忽然想起——

那是“文革”期间，去宜兴出差，朋友送的一把壶。

放下电话，教授只觉得一颗心被人紧紧地攥住了。是！必定是了！当日打碎的原是一把顾景舟的壶。这一年，据杂志所说，这把壶值三十万，而教授的工资也不过每月三四百。

教授一屁股坐到天黑，长叹一声，苦笑。又能怎样呢？难不成再找人家赔壶？罢了罢了，也是命该如此。

然后，就到了今天，教授老了，这些年他过得不好，很不好。他成了一个愤怒的老货，恨官员、恨知识分子、恨富人、恨穷人，恨这个世界和世道，这个世界从他手里骗走了一把壶。谁能想到，一次微小的碎裂事故原来竟阴险地埋伏着漫长无底的坍塌。他忍不住，他一直注视着紫砂壶的拍卖行情，那是迅速上涨的水，眼看着就从脚底漫过了头顶。他身处寂静的海底，却只见到高远的海面上漂浮着那把壶，顾景舟的壶。那把碎了的壶持续升值，他的人生在不断贬值，直到变成沉在海底的一粒沙子。

他已经很多年没见过某先生了。

父亲留下的书，他卖给了潘家园一个书贩子，拿到了一笔钱。几十万吧，还算是钱。

在空荡荡的书房里看着那堆钱，他忽然想起，那些书其实还远远不抵那把壶。

“骗子！”

他喃喃骂了一句。

那日，我在宜兴，微雨中访吾友葛韬陶庄，看各种壶，忽抬头。见墙上一帧旧照，一位老先生正在制壶。

清瘦，身着旧时工装，凝神注目于掌中壶。

心里一动，扭头看葛韬：

这，是顾先生？

是啊。

哦，这就是顾景舟。

顾先生的脸，净如秋水。看着他，心里只是无端地觉得好，好得心酸。竟无话可说了。



孤舟渡

张爱国

我莫名其妙地陷入了一场战斗，而且，我是战败者。我没命地逃跑着，面前却横上一条宽阔的河。

河面一片血色。

我得到了一只小木船。我跳上船，才划出不远，就见一个黑汉子挥着手跑来，叫着：“好人，救救我！救救我啊，好人！”

近了，我看清了黑汉子，他竟然是多年前冒着巨大风险救我性命的恩人。黑汉子也认出了我，高兴地说：“真是天不绝我啊。”

我赶紧将小船向岸边靠去。

“好人，也救救我啊！”又一个白汉子叫着跑过来。我一看，他竟是几年前我救下的人。白汉子激动地说：“恩人，感谢上天，又让我遇上了您，我有救了！”

“可是，我的船只能带一个人，”我说，“我带你们哪一个呢？”

“恩人，您自己决定，”白汉子想了想说，“恩人，今天，即使您不救我，我也会感谢您的，要不是您当年大仁大义，我早就完蛋了。”白汉子声泪俱下，“恩人，您已经给了我一次生命，我不求您给我第二次了，您带上他吧。”

追兵越来越近，我的船就要到黑汉子脚下了，我说：“恩公，这么多年来，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报答您。今天，终于如愿啦，您快上船吧。”

“恩人，请再接受我最后一拜！”白汉子忽然双膝跪地说，“恩人，这么多年来，我也是一直在想着您，想着怎样报答您。刚才，当我发现是您的时候，我就发誓，等我逃过这一劫，我就永远不再离开您，永远追随着您，永远报答您的救命之恩！”

我不由地停下手中的船桨，看着白汉子。白汉子泪流满面地说：“可是，恩人，现在，这一切，都……都没机会了。”

追兵更近了。我对白汉子说：“对不起啊，我必须救他。不然，我永远都欠着他……”

“错了！恩人，您今天即使救了他，您还是欠着他的，”白汉子指了指黑汉子对我说，“如果我是他，我会想：你今天之所以救我，是因为我先救了你，你是还我的恩，是理所当然的。”

见我点点头，白汉子又平静地说：“其实，恩人，您这一辈子，不论怎么报答他，都是还不清他的恩情的，您永远都欠着他！”白汉子坚定地说，“就像我，即使我还能活上一百年，即使我从此专门报答您，也还是欠着您的，永远欠着您的！”

我浑身一激灵，是啊，黑汉子救我在先，我今天救他，充其量只是还他的恩，我有恩于他吗？我不由得将小船稍稍后退，心想，而他——白汉子，如果我今天再救他一命，那么我对他的恩以及他对我的感激……

“恩人，我活着报答不了您了，但死后我一定会祝福您、报答您的。恩人，我也希望您以后的日子里，想尽一切办法，报答他！啥事别做，专门报答他！”白汉子死死地盯着我，提高声音说，“虽然您永远也报答不完他！”

我像突然明白了什么，赶紧将小船靠到白汉子脚下，大声说：“快上船啊你……”

追兵到了，我和白汉子也到了河中心。当岸上传来黑汉子悲惨的叫声时，我流泪了，但与此同时，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感也悄然袭上了心头。

“恩人，别难受了，”白汉子说，“恩人，快看前方，多美……”

我刚抬头去看，身后，一种十分强大的力就将我猛然一推。我栽进了河里。我死死地抓住船舷，哀求白汉子救我。

“对不起啊恩人，我更是一辈子也报答不了您了！”白汉子流着泪，向着我的手臂，狠狠地抡起船桨……

我大叫一声，醒了，却见妻子的胳膊肘正拐着我的手臂，说：“又做噩梦了吧你？”

我看着妻子，颤抖地问：“我……我怎么会是……是这样的人？”



规定

孙春平

第二扎钞票放进点钞机，沙沙响过，如溪水奔蹿，显示屏上亮出数字，101，很清晰，又是101张。储蓄所柜员田晓宁往窗外扫了一眼，将这扎票子单独放一旁，再点第三扎，100张。她又往窗外看了一眼，拿起第二扎，重点，这次是手点，确是101张。再用机器点，仍是101张。她将多出的那一张取出来。其余的两扎也必须重点，不光机器点，还须手点。人家说是储三万，若是其中哪扎少了一张呢？

在认定确是多出一张后，田晓宁悄悄地按下了柜台下面的键子。那个键与保安和经理的对讲机相通。片刻，保安和经理已默默站在窗外那个人身后不远的地方。

窗外的那个男士，四十左右，身材中等，微胖，瓦刀脸，目光冷峻。窗口处放着现成的仿皮椅，可他不坐，就那样叉着腿，两臂环抱，给人一种似在叫板或曰挑衅的感觉，神情不和谐。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一周前，也是他，来储三万，在第三扎里多出一张，害得田晓宁小心翼翼反复数了一遍又一遍。第二次，三天前，还是他，还是三万，又多了一张。在下班前的小结会上，经理说，工作小心，不可出错，这条原则一定要坚持，但我们这片小区，离退休老人多，退休金基本都打入卡中，老人们大多是只认现金，不上网上银行，每次提取量又不是很大，这就无形中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所以希望前台柜员在不出错的前提下，还是要加快工作进度。经理虽没点名批评，可田晓宁还是感觉到不安，便把有人故意在票扎里多放票子的事说了，害得她每次都要多点好几次。有同事说，咱们好几个窗口呢，怎么这事都叫你摊上了？田晓宁说，我注意了，那人手里好像拿着好几张号，不会是只等我的窗口吧？同事笑说，不会是人家在搭讪套瓷吧？兴许下次就请田姐下班后共进晚餐呢，电视剧里都这么演。田晓宁脸红了，瞪眼嗔道，不开玩笑好不好？领导让我坐前柜，没觉我有失

银行的形象，我已深表感谢了。确实，国内银行似乎都有这种不成文的规定，前台柜员多派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堪比航空公司选空姐。田晓宁的年龄确是偏大了，模样也不漂亮，但眼下储蓄所工作量大，也只能以空嫂代空姐，退而求其次了。田晓宁又说，实话实说，我已经暗查了这人卡上的存储记录，他每次送来的三万元钱，都是刚刚从别的所提取出来，转身就跑到咱们这边来，还故意多放一张，什么意思嘛！经理警觉了，说那就这样，以后那个人要是再玩这一套，你就暗中向我报告。我看这起码是有意破坏工作秩序，可以视为治安问题，必要的话，我们请警方协助处理。田晓宁嘟哝说，也没那么严重吧。经理说，严重不严重，不关你的事。经理的老公就是附近派出所的所长，所以有时说话比所长还横。

田晓宁停止了点钞，问，您确认是存入三万元吗？

男士答，三万。

田晓宁再问，您带身份证了吗？

男士答，带了。

田晓宁问，可以让我看看吗？

男士冷冷作答，不可以。

为什么？

依据银行的规定，存储现金五万以下没有必要出示身份证。

田晓宁无言以对。她注意到，这位男士身后不远，除了经理和保安，已站立了两位警察，一场纠纷似乎已迫在眼前。

就在这时，储蓄所门被重重撞开，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太太跌跌撞撞冲进来，直扑那位男士，抓住袖子就往外扯，一连扯还一边骂，你个浑东西，走，跟我走，回家！男士忙回身搀扶老人，说，妈，你咋来了？老太太喊，我在家喊不着你，就知你又来犯浑了。回去！男士也大声嚷，我没犯浑，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知道，拿着死规定故意刁难人是个啥滋味！

隔着玻璃窗眼见了这一幕并清清楚楚听到这番对话的田晓宁一下就明白了。十天前，这位老太太来过储蓄所，拿一张三万元的定期存款单要提取现金，田晓宁问可带了身份证，老太太将身份证递进来，姓名却不是存款单上的人。田晓宁摇头。老太太说，单子上的名字是俺家老头子，可老头子住院了，急性阑尾炎，要做手术，急等着钱呢。田晓宁将存款单退回，说定期存款提前支取，即便本人来，也必须带身份证，这是规定。一小时后，老太太又来了，还与一位老大爷发生了争执。老太太说，我不是没排号，上次没办完。老大爷说，没办完就重排，你急，谁不急！可老太太仍没带来存款人的身份证，却将家里的户口本和两张银行卡送进了窗口，急切地说，我儿子把